



粵自滑稽騰吻駿辨驤空掣電奔濤  
馥芬稿竹繁堦置記大艷浮沉塵豔  
傷俚傷訛黠日譚竒竟成嚼蠟夫英  
雄豪傑美月嘲風其致若淺其趣實  
深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豈謏謏者所  
能絕賞哉余弱冠遊溫陵得晤李卓

吾先生青山覽勝、白日談奇、諸所著述、克盈鄰架、獨是編也、先生以爲不足傳、予固韜之篋中久矣、邇因落帆金陵、流覽百氏、靡所得當、而鷄林哀、溱求索愈紛、余無以應、探篋中三劄、爲之標其快暢、其諧綜、其核機鋒、滑

捷、迅溢縹緲、暗而匪蔓也、謔而非黷也、徵叅而匪三、浪也懸之都門、當爲覓煙搜奇者、發一大噓、昔先進有言曰、古人一字一語、皆可自鑄、予亦以爲獲若天、趣醯鹽芹首、足當麟脯、鳧雍、鴉犬、可作鳶魚、嘻笑怒罵、總是文

機况句挾風霜駭心奪目熊能魂魂  
者俠骨揚眉之副耳爰不彼而弁旗

古臨天水楨熙姜肇昌題于自

全齋

黃受 肇昌 月

雅笑

一卷

牛僧孺

張相遇盜

蘇子由儻足

徐鉉

兄弟兩易

決舉子僕

闢歐罰錢

宋子京奢侈

劉义

曹景宗

孫秀才

段文昌買宅

項王垂淚

嘴尖

麥舟

杜祁公

帝臯

崔郊

為扇發市

飲酒

平生二事

羹汁為美

搗碎乾藕

一字三縑

買脫空

對飲

管已

黃允

劉穆之

新郎君

李符

鬻餅者

唐鎬

陳季常

脩唐書

胡旦

劉延明

王沂公

二卷

蜥蜴求兩

殺社猪

梁生芝

鑿井

登溷詩

搯油

殮來未

病忘

吾乃米

諱彥古

舊例

偷狗賦

甕筭

党大尉

鑷鬚

捲地皮

蘇子瞻書三笑圖後

荆公虱

方相

李璋

宗如周

朱疑

劉思亨醜婦詩

陳貺

三畏

李戴仁

四畏堂

戲傭伎

李端端

二胥

伯偕仲偕

面長

十分

橄欖

菜園

天生黑

田元均

二韭

撒胡荽

醋浸曹公

斗子布

關中怖蟹

嘲劉文樹

猩猩能言

妄引書語

愛掉書袋

戲何尚之

臀大

侯白

此亦九百

韭黃生菜

猴牛相戲

章得象

上官鼻

園外狼

石學士

鼻孔塔

頭閑

翟異

清涼傘

關子容

蘆多損

李趨兒過庭

戲舉自代

神賦

水利

試經

娶婦行令

慳

歇後語

得效方

首蓓為饋

四臟

明年同歲

鞋楦為核

好畜古器

辨鈴鐸

用鴨搏兔

蝦蟆無尾

諱道字

雖貫猶同

孝經策題

好占便宜

酒令

無姊

多憂

五百畫

守鼻梁

一首又一首

蘇黃滑稽帖

大姨小姨

代冢

騎雞

晝寢

性緩

雌甲辰

三卷

行李

鼻祖



岳丈

碧紗籠

橘隱

石尤風

蟾蜍

霧行

荒歉饑饉八侵

爆竹

寒食清明

急急如律令

破瓜

無恙

捷皂旗

濫觴

捍闔

蝴蝶

健羨

多諱

起復

窀穸窆

浪子

楚襄王

五奴

漢壽亭侯

院本

三養

兒女語

客星

霓

婦人萬福

明器

絕糧

大比

火宅僧

酒戶

茶

妝妝粧

榼

緣木魚

青雲

坑儒

饅瓜亭

心織

雋永

匆匆

胡亂

家書抵萬金

拜禮

堯舜禹夢

宋子朔母

四時天

井觀

鳩

五風十雨

雜書難信

十端

牽牛



雅笑一

溫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楨熙校訂

快

讀之可以浮白談之可以舒眉

牛僧孺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問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齎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揖回。

幽閑鼓吹

不受得



張相遇盜

張齊賢為布衣時。偶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倉疎恐為秀木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也。非離齷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

唯直氣  
壯足撼  
強梁

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為數段。舉而啖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若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受得好

蘇子由儼屋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儼民屋。車子厚。

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餽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好房主

### 徐鉉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

買主

亟命左右輦以休之。聖宋撥遺

### 兄弟兩易

想有意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青瑣高議

只叫得

决舉子僕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决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其狀走府。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决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决之。

懷不多  
判幾十  
杖

石林燕語

鬪毆罰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

有光景

青瑣高議

宋子京奢侈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論所

難兄難弟

似說得  
沒志氣  
却面得  
暢

更有不  
從諛墓  
得者當  
學劉又  
待去否

說得真  
快人直  
胸人

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羹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羹煮飯是為甚的雜記

劉又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曹景宗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奔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鹿助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整覺耳復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人氣盡

孫秀才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

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曰：「毋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詞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東軒

聖賢

文正妙人

段文昌買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于渠上，脫屣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段是本等買也 吳本等

項王垂淚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霜醉。才炷香拜訖

共

六



不哭得  
他淚出  
也不算  
快

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大慟淚如  
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  
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  
已夷堅志

### 嘴尖

詹堅老 大和 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

端初為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嘴

尖如此誠奸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各在

法當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

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為代既再見端

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

素者豈嘗邂逅堂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

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及但不知比

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揮塵錄

快在先  
下一番  
贊語便  
無施面  
自處

麥舟

范文正公

仲淹

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

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

寄此何久。答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

不當時  
處分諸

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

而後與  
不快也

待立良久。文正曰。東吳有故舊乎。曰。曼卿為三

不遠想  
麥舟知

喪未舉。方滯。且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

而後喜  
不笑也

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齊夜話

杜祁公

好無令  
聖師可  
後身

杜祁公少時。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

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昏不成。祁公亦別要。久

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

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

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

定。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

兄從之。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

麥舟

范文正公仲淹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

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

寄此何久答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

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

待立良久文正曰東吳有故舊乎曰曼卿為三

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

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齊夜話

不當時  
處分諸  
而後與  
不快也  
不處想  
麥舟知  
而後與  
不笑也

杜祁公

杜祁公少時於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

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昏不成祁公亦別要久

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

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

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

定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

兄從之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

好無令  
是歸印  
後身

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  
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  
教○兒○讀○書○者○耳○凡○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

聞見錄

### 韋臯

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  
選○進○士○韋○臯○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  
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

此丈人  
雖至還  
爽利  
還得好

辭○東○游○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  
馱○物○為○贖○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  
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  
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  
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  
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曰○天○  
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  
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臯○

央

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  
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  
教○兒○讀○書○者○耳○凡○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  
聞見錄

### 韋臯

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  
選○進○士○韋○臯○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  
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

此丈人  
雖至還  
爽利  
還得好

辭○東○游○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  
馱○物○為○贖○臯○一○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  
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  
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  
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  
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曰○天○  
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  
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臯○

禮奉不  
必杖死  
亦不必  
然快

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  
之時。泗濱郭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  
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  
貴人。唐宋遺史和之以詩曰。壁笑相如田。笑秦  
誰能物色向埃塵。而今不及張延賞。也要矜夸  
作丈人。又曰。疎曠非關越。與秦祇因俗。眼自軒  
塵。不知妻子知否。交代而翁豈異人。

崔郊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和

既貧。鬻婢于。帥于頓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

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觀詩。令

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

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

婢同歸。至于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好媒人

世間安  
得有此  
奴人

爲扇發市

東坡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歿。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及枯木竹石填刻而盡。卽以付之。日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

錢塘安

家住府前即

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連。外紀

飲酒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蓋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東坡志林

平生二事

黃寔自言生平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

可送之  
大也少  
以送人  
為快之  
入也少

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  
五年為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  
鼻。自滌研于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  
團二餅。亟遣人送入。我平生稍慰有此二事也。  
齏汁為美

太宗皇帝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  
經藜。含嗅之。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  
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為美。臣止憶一

吃時快  
說時又  
快

夕寒甚擁鑪痛飲。夜半吻噪。中庭月明。殘雪中  
覆一齏。孟連。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  
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  
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玉壺清話

### 搗碎乾藕子

後唐馬郁為秘書監。時張永業權貴。任事與客  
宴集。陳列珍果。客無敢先嘗。郁食之必盡。私戒  
主者。它日能至。惟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



可啖靴中出一鐵錐搗碎而食之丞業大笑爲  
公易之云勿敗吾案續世說

一字三縑

裴度辟皇甫湜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  
文於白居易湜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  
辭度謝因請湜爲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  
就度遺以車目縑綵甚厚湜大怒曰令公何遇  
我薄也碑字三千一字三縑更減不得度笑酬

裴度難  
耳皇甫  
湜既會  
作文也

與絹九千疋湜受之無媿色唐聞史

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  
奇才力加荐引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  
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適聞  
人伯卿在座未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揮塵錄

對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爲吳興

真折角  
之饑

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營已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王鎮金陵囊文以徃錫賚頗非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已一成矣比諸伯叔何

此妻服善

箇為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江南野史

黃允

後漢黃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乘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慝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此妻能事

劉穆之

粉似無  
氣後似  
無量然  
板道中  
赤自快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饑。何忽須此？妻市穀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為丹陽尹。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本傳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

真折用  
之談

行而出游。團司使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蹶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滙西抹來。據言

李符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寘於必死之地。普頷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

靈驗

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湘山野錄

### 鬻餅者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鑪。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乎。曰。本領既。心計轉。麓不暇唱渭城矣。

南唐嘉話

### 唐鎬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

嚴子有眼若相

君嚴了通犀帶

無些子意味

唐有慕姬之。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風六幣數。巡唐彩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遣之。

開元遺事

### 陳季常

龍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戴之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住終日。

只恐獅子一乳駿馬辟易

修唐書

疾寔不暇蔽聰却不至負了也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剛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勝輝夾侍和墨神紙遠近觀之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

胡旦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

大膳得  
曰一渴睡漢耳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拔榜亦中首選  
歸田錄

劉延明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于延明別設一席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無耻得

王沂公

王沂公會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  
沆爲相。適求壻。語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  
名曰。此人今此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  
穆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  
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第一。

季呂皆  
水鑑而  
沂公欲  
爲先知  
已用耳

